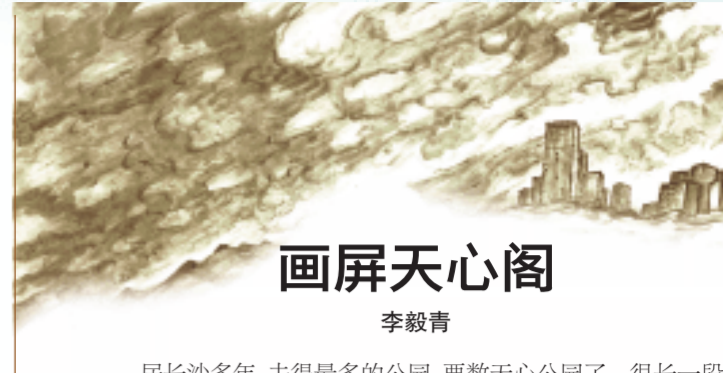




快乐长沙 阁下天心

潇湘·文苑

第三届长沙市旅游发展大会 特别报道



画屏天心阁

李毅青

居长沙多年，去得最多的公园，要数天心公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工作和居住的地点在当时的南大路(城南南路)，离天心公园很近，步行一刻钟左右即可到达，但这不是我多次去天心公园的主要原因，我出入此公园，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陪外地亲友，冲着位于公园内享有“潇湘古阁，秦汉名城”美誉的天心阁而去。

第一次登天心阁，是陪我父亲去的。记得那是30多年前的一个秋天，退休在老家的父亲应我之邀来长沙游玩。我问父亲想去哪里，岳麓山、橘子洲头还是烈士陵园？父亲一一否定了，他告诉我说：“想去天心阁。”

天心阁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欣然答应。那天天高云淡，秋风轻拂，非常适合登高望远。学中文的父亲，对文史颇有兴趣，这是我知道的，但他对天心阁的了解，却大出我的意料。天心阁建于何时，毁于何日，经历了怎样的战火和劫数，他如数家珍，一路上与我娓娓道来。受他的感染，我这个对天心阁知之不多的人，也有了一种想一睹为快的冲动。

我们是从北门进入公园的。从这里去天心阁，还要经过下面的绿色公园，父亲对公园里的花草草不感兴趣，没有将目光停留在花草上，而是顺着石阶径直朝天心阁走去。

进入连廊，父亲的脚步明显地慢了下来，目光停留在两边木柱的诗词歌赋上，口中念念有词，不时发出啧啧称赞，尤其是对这里脍炙人口的对联，他拿出了事前准备好的笔和小本子，将其一一抄录下来，显然是有备而来。

父亲小本子上记的第一副对联便是天心阁上有名的八字联：“天高地迥，心旷神怡。”

大概笔记记得差不多了，父亲才在我的提议下登上阁楼。登上三楼，站在高高的阁上，放眼望去，大半个长沙城尽收眼底，秋阳沐浴下，一片金辉。极目远眺，岳麓山似天然屏障，与天心阁遥遥相望，湘江水缓缓穿城而过。父亲指指近处的岳麓山，又指指近处的橘子洲，对我说：“站在这里，观远山近水，既可想象古人‘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意境，又可领略今人浪遏飞舟的雄姿，真是‘窗中岳麓分明见，阁外江声空自流！’接着又自言自语道：“天心阁如一幅画，长沙山水秀美如此，怪不得人杰地灵。”

另一次去天心阁，挺有意思，我陪同的人既非亲戚也非朋友，而是一位外国游客。

那是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准备去当时的白沙路菜店买菜，刚过马路，迎面走来一位金发碧眼的中年女士，在我面前停下了脚步。她先用英语“Hello!”跟我打招呼，我听懂了，然后又说了一串英语，但我没听懂，她见我半晌没有反应，便拿出一张长沙市区旅游图，手指着地图上的天心阁，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我，我算是明白了，她是在问我天心阁怎么走？我说了句中学时学过的简单英语“Follow me please”(请跟我来)，便带着她朝天心阁方向走去。很快我们就到达了天心公园的南门，正要转身离开，这位洋女士居然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要我陪她一起进去。我迟疑了一下，看看时间还早，便答应了。

她非常高兴，连连说：“Thank you!”

进入公园，这位洋女士直奔天心阁主楼。很快她就被阁楼内的梁瓦飞檐、雕梁画栋惊艳到了，一改刚才的温文尔雅，因兴奋而手舞足蹈起来，嘴里不停地：“Beautiful, beautiful!” 然后从背包里拿出照相机，“咔嚓，咔嚓”一个劲地拍个不停，她虽然不识中文，但阁楼内所雕刻的各种动物、植物及车、马、铜铃等，栩栩如生，让人叹为观止。也不知拍了多少张照片，洋女士换了一个胶卷，看架势是要把这里的图案尽数拍进去。

我们在那三层的阁楼上兜兜转转近40分钟，这位洋女士才心满意足，在“Thank you very much!”的道谢声中，我目送她尽兴而去。

后来也多次陪亲友去过天心公园，但并不是每次都登了天心阁，印象也没那么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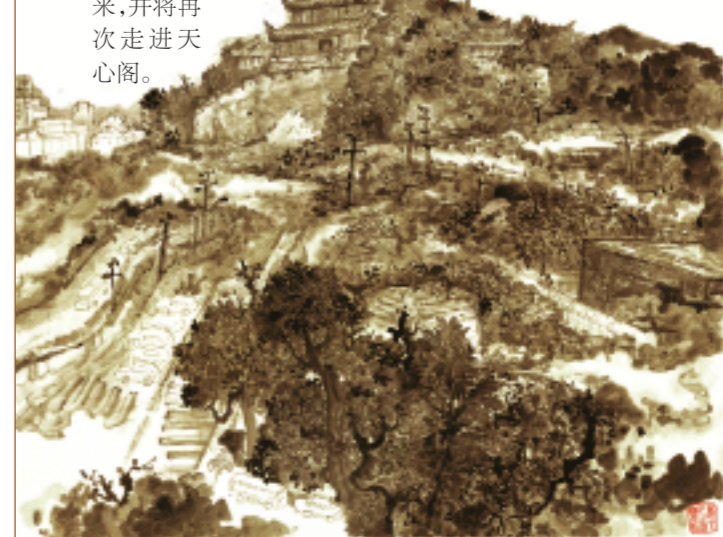
天心公园经历了多次改造，一度公园的围墙改成了若干商铺，商业气息弥漫在天心阁下，儿童游乐场、退休人员活动场地，都曾在天心阁下面的坪地上出现过，我去那里的次数也有所减少。再后来，我举家搬迁至城南边，离天心阁远了，虽然好几年都没去过了。

今年三月，天心阁整体改装，随着改造工程接近尾声，各大媒体都在报道改装后的天心阁新貌，大家都在期盼早日一睹它的风采。

早几天看了一篇报道，天心公园已改为光影公园。天心阁犹如一艘从历史长河深处驶来的巨轮，在2024年的这个时点，与现代的文明科技之舟碰撞，发出耀眼的光芒。历史的经，与现实的纬，将在这里织成一幅巨大的画，画屏天心阁将向世人展示其前世今生和未来。

作为湖南首个光影公园，天心阁光影公园完美地将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融合在一起。光影交织下，它赋予我们的将不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走进梦幻的光影世界，我们可以在沉浸式体验历史文化的“浪漫之旅”中邂逅“诗意长沙”。我期待着这个高光时刻的到来，并将再次走进天心阁。

天心阁写生 郭文光画



光影天心阁

简媛

老长沙的族谱，应该搁在了天心阁。这里的城墙砖，挨着最老的城墙根。夜阑人静的时候，经常顺着老城墙，溜进麻石巷，寻找那里的老衙署、老街坊。那位提着灯笼，打着梆子的老更夫，去了哪？“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沙哑的嗓音压得很低，生怕穿过青烟小巷，惊扰了两旁屋里的鼾声……

沿着老九门的记忆，叩响长沙的门扉，天心阁古风犹在。不远处的白沙古井，水盈泱泱，甘恰如旧。城南书院的读书声，偶风荡漾，时远时近。曾经的斗姥阁、城隍庙，人头攒动，多么的热闹。人们聊起那颗拱极环寰的长沙星，更是眼神闪烁，仿佛打开了一幅浩瀚星辰的画卷。

如今，这些记忆，不少已走进岁月的深处，但那份同住青烟小巷的亲近，并不模糊。唐朝《长沙风土碑记》里写得十分清晰：“天文长沙一星，在轸四星之侧，上为辰相，下为郡县。”古人视星宿为神明，斗姥阁就是专为长沙星母亲修建的殿阁。明代一位守将，心存风月，朝思暮想中，搭起了城墙上的小阁楼，让出鞘的弓箭，能够听得到铁马铜铃的哨声。时间一晃，天星阁慢慢变老，名字也和文昌阁合二为一，变成了现在的天心阁。字音相谐，心弦未断。其脚下的青砖顽石，被守城的将士，踩出了蜂窝窝，可依旧蹲在月光下，寻找故人的身影，那份痴情痴念，不知焐热过多少清冷的月光。

老城墙威武，内外两层，虽仅存一隅，却可见其险扼，窥其全貌。其南北两侧，外筑月城，形如双瓮，以隐其形、固其体、护其甲，玄机暗藏。八个炮洞高低交错，拱卫着前方。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除了一脸的坚毅和倔强，也挂着不少的伤痕。天心阁几毁几建，老城墙也在山水洲城的呵护下，持恒心剑胆，越活越精神。

现在的天心阁，日子悠闲。朱漆廊柱，白色檐墙，看不出太多的古拙，南屏北拱两座辅楼，身子紧倚着主阁，生怕不留意，被岁月挤出了城头。可能是年岁不够大，略显腴腆，但一身灵性，半羽俏皮，格外清爽和帅气，落在老长沙族谱上，直到天心阁站到了古城长沙的扉页，才在博物馆的僻静处，找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你想了解谁呢？就在这光影交错间，我一时恍惚，感觉时光在这里发生难以描绘的转换，而眼前的城墙成了时空隧道。往前走，是视觉与文化的感受，一个集数字光影技术、声光视讯集成、互动体验设计以及灯光设计与模式切换等于一身的“名厨”在天心阁内摆出了长龙宴；又如一个魔术大师，他用光影召集天下。所有收到集结号的人，只要你走进天心阁，就可以在光影中看到那些被遗忘的长沙故事，找到心灵的慰藉和文化的滋养，也可以感受到长沙古城的魅力与风采，以及长沙历史的厚重与未来的希望；往后退，回到历史的深处，回到长沙的老街老巷，看长沙城墙最初的建设场景。无论进退，都是真实的生活，都让人迷恋。

你看，就在我眼前，一扇通往过去的时光大门，徐徐开启。被一双手牵引着，我意外地踏入了这扇大门。我本是来寻找创作灵感的，却没想到，在天心阁的光影中，我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爬上了天心阁的古阁，更是被那里的光影效果所震撼。那些古老的家具、陈设和摆件，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更加古朴典雅。我细细地品味着每一幅画作，每一行诗句，真实感受到古人创作时的情感与思绪。然而，当我走到一处偏僻的角落时，一束奇异的光线吸引了我的注意。

那束光线来自一个古老的铜镜，它被放置在一面青墙上，正对着窗外的月光。月光透过窗棂，洒在铜镜上，又反射出一束光芒，照亮了墙壁上的一个隐秘的凹槽。我好奇地走近，发现凹槽中藏着一把古老的钥匙。

这把钥匙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但它的表面依然光滑如新，仿佛刚刚被打磨过。我拿起钥匙，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这把钥匙可能隐藏着某种秘密，与天心阁的历史和那些被遗忘的故事有关。

于是，我开始在天心阁中寻找与这把钥匙相匹配的锁。我走过了每一间房，每一条走廊，甚至爬上了天心阁的屋顶。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一扇紧闭的门。那扇门看起来与其他的门并无二致，但我却感觉到，它背后隐藏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我试探地将钥匙插入锁孔，轻轻一转，门竟然缓缓地打开了。门后是一个小小的密室，密室中摆放着一些古老的书籍、画卷和器物。我惊讶地发现，这些书籍和画卷中记载着的，竟然是天心阁历史上那些被遗忘的故事。

同样是梦，小说《敦煌》中的赵行德，他从梦里醒来后，有令发出，让一心只求功名的他，执着放弃世俗的追求，一路向西，走进沙漠，最后见到了敦煌的莫高窟。我自然理解不了改变赵行德心志的力量之大，但读过《敦煌》后，我对执念有了新的认定。

我的梦又是在谁下令？我拍了拍自己的头，也拍了拍大腿。我手里并没有一把古老的钥匙。它去了哪里？这不是梦，一切都在你眼前；这也是梦，那些曾经以为远离我们的故事与场景如梦般走进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所有这一切，只有一个密码，那就是时光之影。

有了真实作为底子，我变得更加仔细，打量也愈发挑剔。看上去，天心阁的主体还是从前熟悉的样子，却有了新意。这新是现代人的创新，是新的思想。设计师利用高精度投影设备，将精心设计的图像和视频投射到天心阁的建筑表面，形成立体而生动的光影效果。这些图像和视频可以模拟丛林的自然景观，如茂密的树木、流动的溪水、闪烁的星光等，使天心阁置身于一个神秘的丛林之中。你听，有鸟鸣、风声、水声……就好像自己置身于真实的丛林中，惬意莫名。

然而，天心阁的新是以旧作为底子的。也因此，它既招长者的喜爱，又满足了年轻人对世界的探索与好奇。于是，进进出出的游客，无论长者，还是后生，都眼含新奇，都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秋日的一个傍晚，我走进了天心阁。正是天黑前那段时光，往前走，脚下的石板路变成了一条通往过去的时光隧道，那些被岁月磨砺得光滑如镜的石块，如果你愿意俯下身，贴近它，一定可以听到无数故事。从前，故事不是刻在墙上，就是写在纸上。变了，全变了，现在，故事以立体却不占真实空间的方式存在，你只要挥动一下手指，或是触摸一下屏幕，你就走进了故事，就像一幕情景剧，你可能是导演，也可能是演员。

随着夜幕降临，天心阁逐渐融入夜色。走到城墙了，看过去，它高大、威严，有着高不可攀之态。再看它青灰的面庞，圆囿一团，显得冷峻。忽地，路灯亮起，光落在地上。我一时恍惚，光成了梯子，我正沿着它爬上眼前的高墙。

光影下的城墙，它面色柔和，身影也变得亲切。我站在那里，如同跌入梦里，似乎从前所有的打量和寻访都是陌生的、苍白的、隔膜，只有此刻我才真正感觉到我和它的熟络。对话也从这一刻开始。打头就说光，似乎只要有光的地方，就有话题，有故事。

不需要仔细打量，你就会发现，光让城墙成为幕布，也成为舞台。别着急，你所有想了解的从前的故事都能看到、听到……100多年前，那位叫曹典球的汉子，他搏命保护城墙的场景，从城墙里走了出来。

你了解谁呢？就在这光影交错间，我一时恍惚，感觉时光在这里发生难以描绘的转换，而眼前的城墙成了时空隧道。往前走，是视觉与文化的感受，一个集数字光影技术、声光视讯集成、互动体验设计以及灯光设计与模式切换等于一身的“名厨”在天心阁内摆出了长龙宴；又如一个魔术大师，他用光影召集天下。所有收到集结号的人，只要你走进天心阁，就可以在光影中看到那些被遗忘的长沙故事，找到心灵的慰藉和文化的滋养，也可以感受到长沙古城的魅力与风采，以及长沙历史的厚重与未来的希望；往后退，回到历史的深处，回到长沙的老街老巷，看长沙城墙最初的建设场景。无论进退，都是真实的生活，都让人迷恋。

你看，就在我眼前，一扇通往过去的时光大门，徐徐开启。被一双手牵引着，我意外地踏入了这扇大门。我本是来寻找创作灵感的，却没想到，在天心阁的光影中，我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爬上了天心阁的古阁，更是被那里的光影效果所震撼。那些古老的家具、陈设和摆件，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更加古朴典雅。我细细地品味着每一幅画作，每一行诗句，真实感受到古人创作时的情感与思绪。然而，当我走到一处偏僻的角落时，一束奇异的光线吸引了我的注意。

那束光线来自一个古老的铜镜，它被放置在一面青墙上，正对着窗外的月光。月光透过窗棂，洒在铜镜上，又反射出一束光芒，照亮了墙壁上的一个隐秘的凹槽。我好奇地走近，发现凹槽中藏着一把古老的钥匙。

这把钥匙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但它的表面依然光滑如新，仿佛刚刚被打磨过。我拿起钥匙，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这把钥匙可能隐藏着某种秘密，与天心阁的历史和那些被遗忘的故事有关。

于是，我开始在天心阁中寻找与这把钥匙相匹配的锁。我走过了每一间房，每一条走廊，甚至爬上了天心阁的屋顶。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一扇紧闭的门。那扇门看起来与其他的门并无二致，但我却感觉到，它背后隐藏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我试探地将钥匙插入锁孔，轻轻一转，门竟然缓缓地打开了。门后是一个小小的密室，密室中摆放着一些古老的书籍、画卷和器物。我惊讶地发现，这些书籍和画卷中记载着的，竟然是天心阁历史上那些被遗忘的故事。

同样是梦，小说《敦煌》中的赵行德，他从梦里醒来后，有令发出，让一心只求功名的他，执着放弃世俗的追求，一路向西，走进沙漠，最后见到了敦煌的莫高窟。我自然理解不了改变赵行德心志的力量之大，但读过《敦煌》后，我对执念有了新的认定。

我的梦又是在谁下令？我拍了拍自己的头，也拍了拍大腿。我手里并没有一把古老的钥匙。它去了哪里？这不是梦，一切都在你眼前；这也是梦，那些曾经以为远离我们的故事与场景如梦般走进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所有这一切，只有一个密码，那就是时光之影。

有了真实作为底子，我变得更加仔细，打量也愈发挑剔。看上去，天心阁的主体还是从前熟悉的样子，却有了新意。这新是现代人的创新，是新的思想。设计师利用高精度投影设备，将精心设计的图像和视频投射到天心阁的建筑表面，形成立体而生动的光影效果。这些图像和视频可以模拟丛林的自然景观，如茂密的树木、流动的溪水、闪烁的星光等，使天心阁置身于一个神秘的丛林之中。你听，有鸟鸣、风声、水声……就好像自己置身于真实的丛林中，惬意莫名。

然而，天心阁的新是以旧作为底子的。也因此，它既招长者的喜爱，又满足了年轻人对世界的探索与好奇。于是，进进出出的游客，无论长者，还是后生，都眼含新奇，都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阁”江相望

子非

大约是今年早春时节，我已经记不清确切的日子了，仿佛一场悄然掠过的东风，带走了最后一片雪花，一切都是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天心阁，这座让我“一见钟情”的古迹，如同被屏蔽了信号一般，就这么突然淡出了我的生活。

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时，已经到了晚春时分。那是一个晴天，阳光将温度调节得刚刚好，东风也显得格外温柔。我漫步于城南路时，不经意间一瞥，就发现那熟悉的城墙已经被一块块蓝色铁皮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了。

这是怎么回事？维修，还是改造？此时，我的脑子里一时间百感交集、思绪万千，那些与天心阁的过往也像冲破渔网的鱼群一般，全都趁机涌了出来。

初见天心阁，是在20多年前，当是我正在读高中，并没有认出它来。那时，我与同学们相约爬上了岳麓山，当我站在岳麓山顶俯视这座城市的时候，只一眼便在众多楼宇中发现了天心阁。天心阁傲然挺立在众多错落有致的楼宇中，仿佛是一个慈祥的老者，静静地凝视着这片繁华与宁静交织的土地。这便是我与天心阁的第一次见面，就像在人群中遇到了一见钟情的恋人一般，虽然只是远远地一瞥，而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但它的形象却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后来，年龄渐长，我终于知道了许多关于天心阁的故事。比如太平天国的号角、文夕大火的警钟、城南书院的旧址、各种一时兴起的对联……然而，即便如此我却迟迟没有主动去一睹天心阁的真容。本人性格内敛，尤其是在情感方面通常都是羞于启齿，从来也不会主动。我想大概对天心阁的感情也是基于此，而这种“单相思”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两年前。

前年秋天，细雨如丝，将金黄的落叶串联到了一起，编织成了一块晶莹的地毯。我有幸参与了一次登天心阁活动，这才终于见到了它的风采——巍峨、端庄、雅致，在雨幕的映衬下，那飞檐翘角，青砖绿瓦宛如一幅精心绘制的水墨画，让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举起了相机。当我登上天心阁的顶楼透过江面雾蒙蒙的细雨，与岳麓山隔江相望的时候，突然感觉当年“朱张会讲”的画面已经浮现在了我的眼前。那一刻，我感觉眼前那条由青砖与落叶筑成的道路，也成了穿越时空的天桥。

自从有了这次雨中的邂逅，我便挣脱了往日的拘谨与束缚，时常来到这里与天心阁相会。无论是陪同一群外地朋友登阁，还是携家人临古城墙，天心阁总能给予我无尽的惊喜和最好的陪伴。我以为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却怎料天心阁突然玩起了“失联”。

有人说，人总是要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而我也正是此时此刻才发现自己竟在不经意间已与天心阁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迫不及待地打听起了天心阁的状况，原本认为大概是它经历了太多岁月的洗礼，有了一些沧桑的痕迹，人们用钢管铁架撑住那饱经风霜的躯壳，就像是昆虫以“蛰伏”之态御寒一般。可当我深入了解之后，却发现它不是“蛰伏”的昆虫，而是闭关修炼的“高手”。它在这都市的喧嚣中隐逸自己的身形，是为了一场华丽蜕变，天心公园将建成湖南首个光影公园。

得知此消息，我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难以自抑。那份期待之情，就像当年期待着儿子降生时一样，满心满眼都是对这位“闭关高手”华丽出关的渴盼。半年的时间很短，因为它都不足以让一个生命从孕育到降生；半年的时间也很长，因为已经足够让天心阁脱胎换骨，焕发新生了。当围挡被拆掉的那一刻，当城墙上的光影效果打开的那一瞬，我似乎听到了自己内心颤动的声音——这原来就是我心中心的天心阁！

灯光与阁楼竟然衔接得如此天衣无缝，就像星空与明月相依，一切都是那么完美、自然。那精致的影像与高大城墙相互映衬，相互成就，就像宣纸与笔墨的配合，一幅幅流动的画卷，在那古朴的城墙上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沉淀与文化的韵味。在光影的映衬下，它既保留了历史的沧桑与厚重，又融入了现代的灵动与活力；既是我们心灵的归宿，又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自信的源泉。

有人说这是一场文化与科技的巧妙融合，而我却觉得它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旅行与一场融贯古今的思想碰撞。夜幕降临，当我站在天心阁上，再次向湘江对岸的岳麓山望去时，耳畔似乎又响起了千年前朱熹与张栻的辩论之声，那声音像是编钟与琵琶的对撞，一边是沉稳的智者，一边是灵动的仙子；一边承载着湖湘文化的精髓，一边彰显着文化自信的魅力，它们在时光的舞台上演绎着古老与现代、静谧与热烈的交响乐章。长沙这座城市的历史韵味，在一个个新鲜而富有文化气息的夜间消费场景中，显得愈发厚重。

离开天心阁之后，我坐上了去岳麓山的车——我想，我要从头开始，再来认识光影中的天心阁一次。

